

城中河哲学

在相对固定的城市里,有什么样的东西和我们人类一样可以灵动?那就是河了。野外的江河湖海是自然发生的需要,身旁的城中河却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。

城中河一般都有自然的痕迹。在城市形成之前,它们或许就是一条野河,带着大大小小的鱼儿,自由自在地流淌过土地,顺带着形成有芦苇的湿地和迁徙而来的鸟栖息地。

城市落地生根后,河注定经历了一个复杂不可辨认的历史。掩埋、废置、改道都存在,君不见很多河流都已经只有地名了吗?至于污染,那基本上是必不可免的渊藪。

我刚来城市那会儿,驻地的河床还在,河水发着臭味,水量没有多少。阳光之下,面目惨不忍睹。各种生活废水、废渣、废纸沉浮于水间,甚至还有人们的排泄物,从下水道直排进河里,要多恶心就多恶心。大大小小的城中河都有过这样类似的“待遇”。河枯了,河几乎陷入实体般的死亡。

我的城中河何时活了过来?在我的记忆里,河是三十年前开始有人呵护的。挖沟的挖沟,修坝的修坝。河水量开始增大,岸边开始有人走动。只是,那时技术不够先进,地排系统无法彻底改造,城中河好了没几天,又开始病了。浑浊的水,带着富养的水草,让河流依然惨不忍睹。

十年后,城中河又开始大规模修复。河水放干后,河床进行了综合处理,两岸再次进行美化绿化,水边种上了芦苇等水生植物。由于有了上次经验,大家对此河道的处理一般没有抱多大期望,只觉得处理总比不处理要好。可是,大家不知道的是,随着治河技术提高,经验增多、资金加大,这次河流处理的水准和往日不可同日而语。源头山有保护,水道进行了扩建,地排得到了处理,水生植物岸边扎寨,加上堤坝整洁,城中河开始带着点俊俏儿。

如今,我们做不到像梭罗那样在瓦尔登湖全身心待上两三年,沉浸式体会自然和人生,但是可以随时在城中河边走一走,看看流动的碧波,仰望星空,思考一下人生,实在是方便至极。

西坝河、亮马河是我居住地——北京市朝阳区和东城区接合处的两条河,傍晚或者周末,有空我都来河边遛弯。

西坝河,比较简朴一些,河道属性明显,有堤岸和杨柳。治理后,河水比较丰盈、清澈。天气好时,在步道上行走,看水看柳,看桥看人,看高楼大厦和云在水面的倒影,别有趣味。而看人最有趣思,桥上走路的人,一边走,一边探头看河水里是否有鱼或者其他什么有趣的东西,那模样委实好笑。

亮马河作为朝阳区重点打造的景观河道,步道长约数十里,远得超过了一般想象。花了多少钱,不清楚,几个亿少不了。河道有调水系统,连接上游南水北调工程。河道挖得深宽,堤岸步道时尚,两岸树草用幻灯修饰,游船河中行走,核心区游人如梭。

大家喜欢来这里行走看河,我也是这样。白天,人少一些。有空的人,在蜿蜒的河道走走停停。累的时候,在木制椅子上休息。黄昏时,人最多。大人小孩都一起来散步玩乐。因周围有CBD 高档商圈,还有不少外国人在此游走。有人戏称这里是北京的“塞纳河”“莱茵河”。季节好的时候,河里有游泳,即使冬季寒冷时间,还有个别人在游泳。以前看是一些本地游泳爱好者,现在发现有外国老少参与。他们因陋就简,长凳上外衣一脱,试几下水,就开始扑腾。稍远处,河上有大小皮划艇,喜欢健身出汗的人开心地玩着。我看见河边还有一溜人坐在马扎上钓鱼,所钓不过寸把小鱼,管理宽松,管理者也不去撵走。

我在河边走,常常会被“河生态”一词湿了一下脑袋,顺带想起北京的河、老家的河和其他地方的河。

北京市已经把核心行政区从中央区搬迁到通州了,以原始河道为基础,规划建设了新城市,美轮美奂。中央区的河,自然早已经大修到位,碧波荡漾;去年出差到家乡省会合肥,看到巢湖水域已经纳入管理,水面渺阔,几乎看不到边,湖城一体化,既现代又自然;在安庆市出差,站在怀宁县的高楼上,看小河弯弯,青草依依,景色优美,夜晚灯光璀璨,很有一番大都市气息。这样的情况全国还非常普遍。短短二三十年,在不经意中,不仅有北京,不论南北哪座城市,不论城市大小,有江有湖有河有溪的“美容”比比皆是,全国四面八方 的城中河都重新流淌出清水来。献美景于民,得到百姓拍手称赞。

大部分世界的城市发展都离不开河,我们更是如此。城中河,给人们带来生态的美,带来休憩的放松,带来人与人、人与自然的交流。徜徉在河边,一边被清风吹拂,一边欣赏着波光粼粼的小河,这是多么惬意的生活。

走在城中河畔,想城中生态事,这里通向了生态未来。



胡伟,原籍安徽,现为《生态文化》杂志、《中国林业》杂志主编,中国生态文学诗派创始人之一,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。

三叔公的酒

董改正

三叔公有腿疾,一到鸡上笼了,就扯着嗓子叫:“阿源啦!给我打酒去!”

我很乐意。手里晃荡着瓶子,另一只手握着力,睨睨四顾地走到巷道里,很受小伙伴敬羨。三叔公总是多给一分钱,我可以积攒下来买自己喜欢的连环画。他还买花生米,我可以偷吃几粒。有一次我买回了酒,正要走,他盯着我看,说道:“阿源啦,你也喝一口吧?”说完倒酒递给我,我慌忙捂住嘴,他哈哈大笑,说道:“不喝酒是真的,不吃花生米可是真的呢?”我狐疑地看着他,他抓了一把花生米给我,我边说不吃,边接下了。后来他告诉我,我嘴唇上沾了花生衣。说完他得意地大笑。

父亲不喝酒,大舅好酒,他一来父亲就让我去打酒,但我却不情愿,因为常常要赔欠,很没面子——何况还没花生米。父亲一

瞪眼,我磨磨蹭蹭地拎着酒瓶去了,一路踢着石子,好半天才回来。大舅接过酒,自斟一杯,夸我:“我大外甥真不孬!”我不屑地偏偏身子。大舅望着我父亲,拿筷子指指隔壁——我家和三叔公住在一个屋檐下,他的窗户对着天井,灯亮着。父亲摇摇头,轻声说:“他不来的。”大舅就大声叫:“三叔公,过来喝两杯啊!”三叔公也大声回应:“不了,阿源他舅!我已经喝多了!”

父亲小时候也帮三叔公买过酒。三叔公是爷爷的三弟,妻子跟人走了,唯一的女儿本来招亲了,后来随夫回乡,曾祖就让他住在一起,做好照顾。但他们终于闹矛盾了,几次差点打起来了。有一次三叔公对我说:“阿源,你爸爸也喜欢吃花生米呢!有一次他整整偷吃了一半!”说完他借着酒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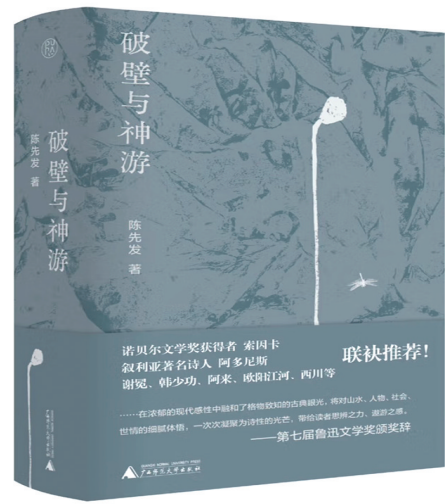


我从春天来周文静 摄

◇书心书影

生命与诗学的量子纠缠——读陈先发《破壁与神游》

江飞



《破壁与神游》陈先发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

树,高于被制成提琴的桦树”重建自然秩序,揭示沉默的世界高于喧哗的世界,死高于生的意义。归根结底,诗人都意在书写生命力之美,赞颂人的情感与生命意志。及至最近的组诗《了忽骂——题曹操祭墓的八块砖》,“壬寅年春末。我是烧制墓室砖块的窑工/手持泡桐枯枝在/未干的砖坯写下/断断续续的字句/给了这黏土以汗腺与喘息”诗人化身千年前的窑工,神与物(文字砖)游,表现了一种突破时间和空间之有限性的生命力,一种带有历史体温又洞察历史的生命意志。无论读短诗还是读长诗,读者都必须进入诗人用“四重现实”——感觉的现实、再选择的现实、现实之中的“超现实”以及语言本身的现实——所建构的氛围和气息中,都必须用自己的生命去体贴诗的生命,设身处地,以心会心;这是诗人对困于四壁、囚于物役的现代读者的良苦用心。

对于诗人而言,在面壁与破壁之间,需要虔诚而持久的耐心,尤其需要建立与生命自觉相应和的文学自觉,需要在自我和他人、个人与时代两个向度上进行生命开掘。“对人的命运,予以最深沉的凝视,完成一种让人怦然心动的洞见,而且这种洞察能够超越时间局限,这才是最为动人的诗。”这里的“人”既是指自我,更是指他者。对自我的开

哭了。我以为他是心疼花生米,回来告诉父亲,父亲恍然,说:“他不小气,他是极大方的。”父亲也是叹气半宿。

三叔公会画画,会吟诗,吟着吟着常常就流下泪来。一灯如豆,桌椅发红,他的影子打在地上,比人长得多。我呆呆地看着他。他抹一把脸,就跟我讲故事,多是报应的,比如说覆水难收的典故。他说着说着常常悲难自抑。

三叔公去世后,父亲清明冬至,都要给他坟上斟酒。他自己也老了,常常临风叹息,怨自己,也怨三叔公:“他总是那么偏。我让他不要出去经商的,一去两三年,也不能怪人家女人。更不能怪我,我一个小辈,能做什么呢?我怎么能管她的事呢?”

三叔公的女婿后来来了,要了两百块钱,房子和家具等都给了我们家。父亲也没让我们住进去,只是堆了杂物,任其积尘。黄鼠狼常常自北窗钻进,窗棂里的一束阳光,照得它们的皮毛油光水亮。天井边的镗窗再也没有灯光亮起,时常在薄暮时分,仿佛闻到酒香,仿佛看到他子予的影子,耳朵下意识地侧着,但再也没有叫我买酒的呼喊,那呼唤里带着的溺爱,许多年后我才明白。

竹竿记

孤舟

油灯在案板上跳着火星子,陈断水把髹面杖往案板上一拍,白雾腾起。巷子口传来几声零碎脚步,他头也不抬:“二两素面,多浇红汤?”

“老规矩。”穿灰布衫的男人往条凳上一坐,袖口淌着墨汁,“昨儿夜里码头又闹腾了,您听见没?”

陈断水把面团甩得啪啪响。可不是么,青帮那群崽子砸了刘寡妇的茶摊,碎瓷片子崩得满街都是。他低头揉着面,手腕上旧疤隐隐发烫——二十年前走镖时挨的刀口,倒比新伤记得疼。

灶上铜壶突突冒着热气,面汤香裹着梅雨前的潮气往人鼻子里钻。陈断水瞥见街角晃过几片黑绸衣角,竹篾在瓷碗沿上敲出脆响:“您这面,趁热。”

灰衫男人刚端起碗,三条黑影就堵了店门。领头的瘦长脸掀了毡帽,露出额角蜈蚣似的疤:“陈掌柜,上月的茶水钱该结了吧?”

“小本买卖。”陈断水把抹布往肩上一搭,油星子溅在补丁摺补丁的围裙上,“您几位天天来吃面,账本都记着呢!”

瘦长脸一脚踹翻条凳,瓷碗当啷碎在地上。陈断水盯着泼在青砖地上的面汤,喉头动了动。当年在沧州走镖,有个马贼也这么掀了他的酒碗,后来那人的膝盖骨撞上青石板的声,此刻在雨声中格外清晰。

“明晚是最后期限。”瘦长脸呸了口唾沫,“不然您这髹面杖,就该换根骨头当了。”

油灯芯子爆了个灯花。陈断水弯腰收拾碎瓷片时,摸到墙角青砖缝里嵌着的铜钱——三年前那个雪夜,有个小叫花子冻死在门口,他给买了薄棺。砖缝里的铜钱,是孩子攥得死紧的买命钱。

子时的梆子声混着江轮汽笛传来。陈断水从梁上取下三尺竹竿,竿头包着的油布散开,露出三棱铁尖。他摸了摸后厨堆着的干竹竿,突然想起镖局老师傅的话:竹子这东西,看着脆生,削尖了能捅穿熊瞎子肚皮。

第二天晌午,面馆照常飘着葱花香。陈断水蹲在灶前添柴火,听见门外石板路响得蹊跷——像是有人拖着麻袋走道。他掀帘一看,卖梨的老王头正把瘫软的儿子往板车上拖,小伙子右腿弯成个怪角度。

“青石板上泼油。”老王头嗓子哑得像破锣,“说我家梨车挡了道……”

陈断水转身从案板下摸出个粗瓷坛子,舀了勺猪油扣进面汤锅。油花滋滋炸开的瞬间,他想起十五岁那年跟着镖队过黑风岭,火把照亮崖壁上密密麻麻的箭孔。

当晚暴雨倾盆。瘦长脸带人踹门时,陈断水正在熬辣椒油。七八个黑影堵在门口,雨水顺着黑绸衣角往下淌。

“钱呢?”陈断水指了指柜台上的粗布包。瘦长脸刚伸手,房梁突然坠下根竹竿,竿头挑着的面粉袋噗地炸开。白雾弥漫间,陈断水闪身贴到墙根,手中竹竿尖戳中某人膝盖窝——二十年前那个马贼,就是被同样的手法废了腿。

惨叫声被雨声吞了大半。陈断水摸黑游走,竹竿专挑脚踝、手腕这些不吃劲的地方戳。有个崽子挥刀乱砍,被他竹竿一挑,刀刃扎进同伴大腿根。面馆里顿时漫开血腥气,混着辣椒油的呛味。

瘦长脸终于摸到门边,却见陈断水堵在雨幕里,蓑衣滴水,手中竹竿尖削得雪白。

竹尖正抵着对方裤管下三寸旧疤。冰凉触感让瘦长脸想起三年前码头那夜,突然冒出的蒙面人用铁尺敲碎了他膝盖软骨。

陈断水手腕一抖,竹尖挑破裤裤:“听说城南张瘸子的接骨手艺不错。”

五更天时,面馆后门吱呀作响。陈断水把最后半截竹竿塞进灶膛,火光映着墙上新添的刀痕。刘寡妇悄悄送来一筐鸡蛋,说今早码头安静得很。

雨停了,江面浮着层蟹壳青。陈断水照常揉面,案板震动震落梁上积灰。穿灰布衫的客人又来了,袖口新染的墨迹洇开半朵梅花——这位报馆先生总爱把钢笔插在袖袋里。

“二两素面,多浇红汤?”

陈断水往面汤里撒了把新磨的辣椒面,红油浮在汤上,像极了那年黑风岭的晚霞。柜台底下压着的旧报纸露出一角标题:《码头恶霸深夜遭袭,疑是侠客出手》。

